

## 2021年第25期新闻稿：卡拉沃沃精神将驱散门罗主义的恶臭



《卡拉沃沃战役》卡尔·阿贝洛（委内瑞拉Utopix摄影）作于2021年

亲爱的朋友们：

本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从委内瑞拉的卡拉沃沃州向您问好。

二百年前的1821年6月24日，西蒙·玻利瓦尔率部在卡拉沃沃战役中击溃了西班牙保皇军，此地位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以西数公里。五天后，玻利瓦尔胜利挺进加拉加斯，而西班牙在卡塔赫纳和卡贝略港的堡垒也被这位“解放者”的军队占领，西班牙人想要卷土重来已是痴人说梦。人民在库库塔召开议会，起草新宪法，选举玻利瓦尔为总统。

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现为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元首的玻利瓦尔没有停下脚步。他策马扬鞭，南下基多，最终于1822年5月24日在皮钦查战役中全歼此地的西班牙残军。虽然西班牙势力在两年后才被逐出西半球，但这一趋势已不可阻挡。卡拉沃沃战役打击了西班牙君主的帝国主义气焰。

西班牙君主失去了对美洲的控制权，但新的威胁随之而来。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告知国会，美洲已不再是欧洲老牌强国的势力范围。但**门罗主义**并未表示大哥伦比亚等美洲各国拥有主权，而是意味着，美利坚合众国在西半球可以替代老牌帝国势力的作用，这一趋势随着美国军事技术的提升愈加清晰。门罗主义的企图在两方面暴露无遗：首先是美国武装部队在整个美洲大陆的直接干预行径，包括1833-1836年的秘鲁、1885年的危地马拉、1898年的古巴和波多黎各；其次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对门罗主义的**推论**，其中一点便是美国有权在西半球充当“国际警察”，这是罗斯福的原话。



《土著民族》凯撒·莫斯克拉（委内瑞拉Utopix）作于2021年

玻利瓦尔对这一新威胁的本质洞若观火。1829年，他在给英国代办帕特里克·坎贝尔的信中**写道**，美国“注定会以自由之名令美洲深陷苦难”。正因为此，1826年他呼吁在巴拿马召开泛美大会，以拟定政治团结纲领。遗憾的是，前来参会的新生国家寥寥无几。地区团结仍是一个梦想，但这一梦想在恰当的时候总是不乏践行者。

到了21世纪，乌戈·查韦斯担起了美洲地区团结的重任。理所当然地，他将委内瑞拉乃至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命名为玻利瓦尔革命。查韦斯说：“1810年至1830年的历史时期是南美民族事业的集中体现。”

”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内部，并通过成立于2004年的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和南美洲国家联盟在整个区域内将这一事业发扬光大。

自查韦斯1998年首次竞选获胜以来，美国就在处心积虑破坏玻利瓦尔革命进程。恶臭的门罗主义在美国政策中无处不在，而卡拉沃沃精神鼓舞委内瑞拉人民奋起抵抗。美国怀恨在心，向委内瑞拉施加**制裁**，明目张胆地用于颠覆玻利瓦尔主义，在疫情肆虐之际依旧不见收敛。去年，美国财政部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阻止**委内瑞拉使用本国资金以及其他疫情应急资金。2021年4月到5月，委内瑞拉授权瑞银集团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即COVAX支付一千万美元，用于购买新冠疫苗。6月7日，COVAX致信**通知**委内瑞拉政府，瑞银集团阻止了相关付款。银行真切感受到了美国政策的沉重压力。



《亚诺洛斯人》瓦伦蒂诺·阿吉雷（委内瑞拉Utopix摄影）作于2021年

在威尔士举行的七国峰会上，美国、德国等七国政府就疫苗供应给出了敷衍的统一说辞。关于向全球输送10亿剂新冠疫苗的承诺并没有具体实施方案。众所周知，七国会议做出的承诺很少兑现。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所谓10亿剂疫苗的重大新闻提出质疑，他说：“这还不够，我们亟需一个全球接种计划，” 需要提高疫苗产量并组建“一个确保全球接种计划制定与执行的应急工作组。”

为此，来自亚非拉三大洲的三位重要人物合写了一篇文章，倡议疫苗国际主义。他们分别是印度喀拉拉邦卫生部长K·K·沙伊拉贾、肯尼亚基苏木郡郡长阿尼扬·尼永奥、玻利维亚外交部长罗杰里奥·梅

塔。他们提出了三点建议：

1. 豁免疫苗知识产权专利。
2. 共享疫苗制作知识。
3. 集体抵制知识产权保护壁垒。

第三点可以参考他们的原话，字里行间充满着卡拉沃沃精神：

取消知识产权保护壁垒的相关条款早已有之，比如世贸组织2001年的《多哈宣言》。然而，由于担心某些政府的制裁和大型药企的报复，各国在行动上一直迟疑不决。我们建议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集体抵制知识产权保护壁垒，对当前通行的药企垄断模式形成有力挑战。

当前，集体抵制行动有两大要点。首先，它彰显了“某些政府”的麻木不仁，对敢于打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约束的国家施加制裁，该协议的最大受益者是大型药企；其次，它大胆建议全球南方国家在本国内寻求法律途径，破除大型药企霸占共享知识的现状。这一最新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倘若南方国家，特别是还债**金额**比医疗开支还高的25个国家能齐心协力组建一个疫苗国际主义同盟，这一建议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历经60年的不结盟运动等地区和国际平台已大为削弱，如今这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地区团结已很难实现。而加强地区主义正是查韦斯和玻利瓦尔运动谋求的计划。





《萨莫拉军团》凯撒·莫斯克拉（委内瑞拉）作于2021年

正如查韦斯所言，地区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共同市场纲领以及为跨国企业、国家精英谋利益的体制。比如欧盟的本质便是这样的地区主义。被文化理念束缚的地区主义也是难以充分发展的，这在泛阿拉伯主义、泛亚洲主义中较为普遍。

跨国公司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我们有必要建立某种屏障，而单个国家可能无法树立屏障，因为它们承受不了制裁和恐吓的打击。我们有必要建立更为广阔的平台，联合起各大洲内部，以及世界上不甘任由七国集团或各大跨国公司作威作福的地区。这样的地区主义不单意味着某个大洲内一系列国家的联合，它需要某些重要国家的政权由工农阶级掌控。沙伊拉贾、尼永奥、梅塔等三位慎重表示，只有群众力



量支持的政府才有胆魄挑战“某些政府”的权威与势力。



《社会主义公社》丹尼尔·杜克（委内瑞拉Utopix摄影）作于2021年

当玻利瓦尔在现今哥伦比亚的圣玛尔塔弥留之际，医生为他阅读法文报纸。他们读到了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义士进军市政厅占领巴黎时唱响的一首歌：

美洲在远方关注我们，

为我们加油。

在美洲，共和国的星星之火

由玻利瓦尔点燃。

在委内瑞拉的公社里，在哥伦比亚的街道上，在印度的**农民反抗**中，在南非的**棚户**区里，卡拉沃沃的记忆将继续点燃星星之火。

热忱的，

Vijay